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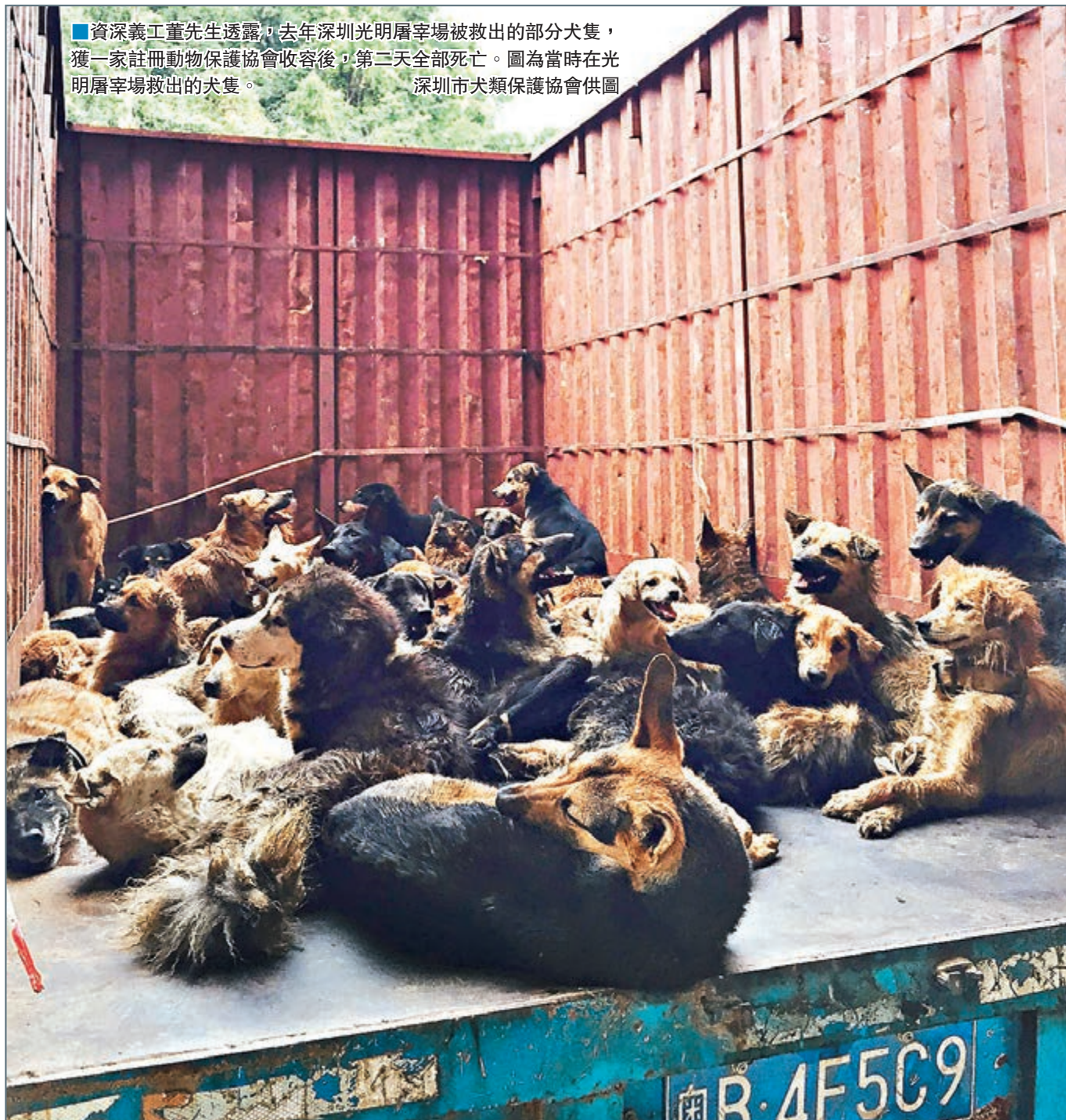
內地動物保護之路保護篇

「今天進來，明天就不知去向。流浪狗進了收容站就像進了墳墓。」深圳一家動物保護協會義工董先生流着淚說，「牠們不是安樂死，就是被摔死、悶死，或者被賣去繁殖場、屠宰場。」部分流浪動物收容站無序發展、暗箱操作，悄悄成為法外之地。城市流浪動物急劇增加，全國上萬家動物保護組織疲於奔命。無序繁殖、任意買賣是萬惡之源，不從源頭控制，流浪動物的人間煉獄將永無止境。董先生說，只有為動物保護立法，方能正本清源，讓每一個生命活得有尊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部分收容站暗箱操作  
濫施安樂死賣屠宰場

# 獲救變送死 天堂淪地獄



資深義工董先生透露，去年深圳光明屠宰場被救出的部分犬隻，獲一家註冊動物保護協會收容後，第二天全部死亡。圖為當時在光明屠宰場救出的犬隻。

深圳市犬類保護協會供圖

## 長期遭迫遷 狗房盼安家



■深圳市犬類保護協會創始人張靖華。

記者熊君慧攝

張靖華的網名叫「流浪的心情」。流浪狗收容站的命運也一語成讖。

### 被指擾民 十年十徙

驛站創辦於2006年，至今搬家十次。「所到之處都被投訴，理由無非是噪音和異味擾民、不符合環保標準、城市動遷。」

2011年，在深圳西北面的西麗麻勘村一片荔枝林裡，協會投資30萬創建

了一個流浪狗的「世外桃源」：每隻狗有獨立狗舍、分區域的小花園。因為環境好距市區近，成為市民喜愛的犬隻教育示範基地。可惜好景不長，2013年，驛站被投訴污染源，最終要搬離深圳，遷至惠陽。

### 遠離市區 救助停滯

記者跟隨驛站負責人陳群靜到惠陽，在一片荔枝林中，兩棟農房就是80多隻流浪狗的家，平常由幾位村民管理，陳群靜周六才到此工作。因為地處偏僻，下車後需步行上山，物資搬運困難。而從深圳到驛站往返需四至五個小時。陳群靜說：「一旦有狗受傷、生病，只有等義工從深圳起來再送醫院，經常貽誤救治。」

由於遠離市區，認養速度也下降，收容、救助、捐款進度基本停滯。陳群靜說：「兩年來，我開車走遍深圳每一街道尋找合適的空地，希望能讓驛站早日回家。」



■義工每周六到惠陽的驛站工作，為狗洗澡、打掃狗舍、為狗隻加餐。

記者熊君慧攝



■驛站在惠陽的一棟狗舍。

記者熊君慧攝

## 為賺五百元 不認自家狗



剛大學畢業的小貓在福田區一愛護動物組織基地當義工半年，每周去打掃、餵養。有一次，他發現自己非常喜愛的狗「花花」不見了，因擔心工人梁叔偷賣犬隻，他便到基地下屬寵物醫院向老闆黃先生查問，對方表示並不知情。

正當小貓為「花花」走丟而難過之際，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小貓看到兩個女人抱着一隻狗走進醫院。她們

說，這隻狗在車公廟流浪三天了，一直不肯吃東西，希望協會能收留牠。

### 收治療費 變相牟利

小貓和另外一位義工立即認出該狗就是「花花」，二人喊牠的名字，「花花」見到小貓忽然流淚。這時，原本在一旁打電話的老闆黃太太忽然衝出來，堅決否認該隻狗是「花花」：「狗都長得差不多，憑什麼說這隻『花花』？」身材高大的她，一把將小貓推開，轉身向兩位女子

說，協會可以收留牠們帶來的狗，但需要500元治療費。

小貓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一幕。「『花花』的毛色很特別，而且耳朵上有特殊的傷痕，很容易辨認。」小貓堅信，「為了這500元，她不認自己的狗。」

雖然知道基地有很多問題，可是小貓不敢離開。「我一走，這些狗更加沒有人照顧了。」不過，他相信，「像黃太太這樣的人還是少數，大多數救助者的堅持是這些動物最後的希望。」



■深圳市犬類保護協會是深圳最著名的市級公益性犬類保護團體，下轄一個深圳市流浪狗驛站。

深圳市犬類保護協會供圖

作為活躍於全國動物保護界的資深義工，董先生曾親訪多個城市的動物保護組織。幾經波折，他同意接受本報採訪。董先生透露，去年針對深圳光明和三鳥兩地非法屠宰場發動的救狗行動轟動一時，他所服務的深圳一家註冊動物保護協會收容了部分獲救犬隻。然而行動後的第二天，協會負責人突然宣佈所有收容的狗隻全部死亡，義工無不感到愕然。

「同期被其他地方收容的患病犬隻有50%以上治癒了，為什麼只有這家協會的犬隻瞬間全部死亡？」董先生氣憤地說。

### 節省開支 打空氣針

缺乏獸醫評估下私自對動物執行安樂死，是許多動物保護組織為人詬病之處。董先生說，他曾目睹廣東一家動物保護協會會長給一隻患病的貴婦狗實施安樂死時因注射劑量不夠，狗一直嚎叫，最後得把狗裝入狗糧袋，用棍子把牠敲死。「所有義工都不忍心看下去，流着淚離開。」他說，「還有更為惡劣的行為，為節省開支給動物注射空氣。」

### 不打疫苗 引發狗瘟

在廣州一次街頭領養活動中，董先生發現當地動物保護協會把未經檢查、沒有打疫苗的流浪狗直接給市民領養。「這些狗是城管局剛剛轉來的流浪狗。」他記得，有一位香港人領養了一隻松鼠狗，過了不到一周，對方很氣憤地打來電話告知：松鼠狗查出有狗瘟，而且已經懷孕，幾天後病死了。

對此，董先生很自責，激發他要把這類不合乎規範的動物保護組織公諸於眾的決心，「我相信人性中的善意，但不允許有人利用人性的善和動物的生命牟利。」

近兩年，深圳流浪狗急劇增加，約有3萬至4萬隻，而每家救助中心最多只能收容100至200隻狗。董先生服務過幾家政府註冊動物保護協會，有的不為動物做絕育手術，任其繁殖；有的不打疫苗，引發狗瘟致成批死亡。如果任其繁殖下去，動物保護組織的救狗行動只是疲於奔命，所提供的救助不過杯水車薪。

## 部分動物保護組織七宗罪

- 罪行1：不做絕育，沒有從源頭上遏止流浪狗繁殖
- 罪行2：不打疫苗，引發傳染病，致更多狗死亡
- 罪行3：變相賣狗，每隻狗收數百元領養費
- 罪行4：賬目不清，捐款去向不明，拿政府補貼吃空餉
- 罪行5：流浪狗沒有檔案，隨意遺棄，生死不明
- 罪行6：販賣愛心人士捐贈狗糧及物品，與買家勾結獲取回扣
- 罪行7：參與黑市交易，販賣流浪狗到繁殖場、訓練場、狗肉店等

## 名嘴：遏無序繁殖 倡寵物絕育

「動物繁殖場就是人間地獄，不負責任的無序繁殖，人類給予動物大量的傷害，最終導致無辜生命悲慘的結局。」央視著名主持人、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理事張越向本報記者表示，人類讓動物無序繁殖和對動物任意買賣，是讓牠們走向死亡的萬惡之源。



■央視著名主持人張越批評讓動物無序繁殖的行為。

受訪者供圖

以貓類繁殖為例，所謂種貓會被迫和自己的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交配以保持純種。當年齡大了無法生養時，則會被當作垃圾一樣丟棄。而持續近親繁殖的貓隻，會有各種特有的遺傳病。如摺耳貓除了遺傳性骨骼病外，還有心臟病、呼吸系統毛病、體質弱易感染貓瘟等。

### 注射芯片 方便監督

沒有任何監督的購買或領養動物，也讓遺棄和虐待動物成本極低。張越說，無論是購買還是領養動物，除了對購買者或領養人的條件進行審核外，首要事情就是要給動物絕育，以免日後亂生；其次是打免疫針，以免日後傳染或被傳染疾病；最後，應該給動物體內注射一個芯片，既可以用於動物留檔，亦可以用於虐待者和遺棄者進行監督。「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法律保障和規範。」她說。

## 善意被「綁架」法規待補缺



貪婪的黃太太和渴望驛站回家的陳群靜，一個利用人類的善、以動物生命牟利，另一個為動物福利而奔波憔悴，他們都是當下中國動物保護人士及組織機構的縮影：動物保護法律法規監管缺位，讓人有可乘之機；動物保護組織缺乏規範

和引導，管理水平普遍不高。

善良而敏感的董先生，至今不願意以真實身份面對公眾。即使親眼所見某些動物保護機構以動物牟利，他還是每個周末風雨無阻到珠三角各城市的收容站照顧流浪動物，參與領養救助，積極募捐。「知道得越多，越放心不下那些貓狗。如果我不去，牠們更無人照顧。」他說，「我現在被『綁架』了。」

這是被「綁架」的善意！保護動物，上要有道德與善意做節制，下要有法律做底線。而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極少數仍然沒有「動物保護法」甚至沒有「反虐待動物法」的國家之一，底線缺失又怎能要求每個人道德高尚？

沒有法律作為指導和規範，善意才被「綁架」。目前，包括非洲的絕大部分國家，全世界已有100多個國家立法保護動物。在中國的港澳地區也有相關法律。實際上，是中國內地的動物保護法律法規缺位。目前，內地針對動物的法律僅有一部1989年施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今年7月2日修訂），但更廣義更全面的《動物保護法》尚付之闕如。面對殘害動物的諸多惡行，善良的人們欲加以阻止和修正，卻得不到法律的充分支持，內地動物保護人士的痛，也是中國文明進程中的痛。